



当我在故乡 驾驶一辆车



2023年1月27日，河南省周口市，车辆在高速服务区排队加油。当日是春节7天长假最后一天，各地高速公路迎来返程车流高峰。
视觉中国供图

学会开车的基本技术不难，但真正驾驶一辆车上路，却没那么简单。

2019年夏天，我以各科接近满分的成绩拿下驾照，感到自己正大踏步迈入成人世界，志得意满。但我始终没独自开过车，副驾驶上永远坐着我爸，我爸的手永远放在手刹上。今年大年初五，我开车带妈妈去超市，她眼睛紧盯路面，几乎像自动播报一样，重复一连串细微的分解动作：打转向灯，把转向灯灭了；踩刹车，拐拐拐。我很烦躁，说“你这样让我觉得很没有自主性。我希望她知道，我长大了，现在，方向盘在我手里，怎么驾驶由我判断。”

我享受开车带来的权力感。在我的家乡河南安阳一个县城，开车和喝酒总是男人的事，这在过年时表现得尤其明显。近10年来，妈妈、婶婶、阿姨们才开始学开车，但多被认为技术不佳，只是替补。

大年三十那天，三叔给我倒上一杯53度的白酒，这是第一次，在团年饭的餐桌上，我被纳入能喝酒的核心范围。也是第一次，有点虚张声势地，我问我爸：“今天需要我开车吗？”当我说出这句话，我的脚踏实地放在地上，身体坐直了一些，颇有扬眉吐气之感。

我想独立开车。某一天，我提出要自己开车去看电影，我妈说，那样她会很焦虑，一下午什么都没做了，我作罢。晚上我又问，明天我不能用车？想着载着发小去吃饭。我妈说，附近刚刚发生一起车祸。但我开车的欲望在扩张，第二天，我还是开上我妈那辆红色二手车出发了。

开车后我更发现县城如此之小。我们找了个据说很偏的电影院，驾车15分钟。我用驾驶员的方式重新感受这个县城，道路宽阔，车很多，开车的人也挺冒失。

腊月二十八回到家后，我就开始寻找写返乡记的素材。我在县城和小时候生长过的村子走来走去，所能观察到的，只是垃圾桶常常没人清理、计划生育的宣传画还在墙上、我的小学又建了一栋楼。大年初二，路过我上初中时必经的路，我仿佛又呼

吸到那时候县城的空气，带着工业污染的味道，闻得人头疼。我说，这条路好熟悉，我以前经常骑自行车从这过。我爸打断我，你哪有经常骑自行车从这过？他的意思是，更多的时候是他开车送我。

我出生于1998年，我的童年和青春都在学习这件大事中度过。小学时我每天坐着校车上下学，周末出门多由家长陪同。我学过几年电子琴，后来因为我爸没时间接送而中断了。现在，仅仅是想到，我驾驶着一台强大的机器在城镇里穿行，和来往的车辆用灯光或喇叭声相互示意，有时扬起一些土，我就觉得，我不再是那个小女孩，我和世界之间不隔着别人，我可以做任何事。

驾驶着那辆红色二手车，我和发小来到一家烤肉店门口，正在倒车，右后方传来噼里啪啦树枝断裂的声音。我想把车停入这个车位，但没意

郭玉洁

新年钟声敲响，进入单身第24年的我，带着苦笑盘点起去年的战绩。

过去一年，我在3个社交平台，浏览过不少于100位异性的腹肌照（虽然真假存疑）和30多人打过没有回应的招呼，拒绝了10次以上不以正式恋爱为目的的邀请，和5个人进行了20句以上的对话，最终见面1人，结果相处成了朋友。

事实证明，无论线上喜欢我的那一栏是三位数还是四位数，现实中喜欢我的一个也看不到。我还参加了4次线下交友活动，每次报名前，我会先看男女比例，男生数量不超过总人数四分之一就果断放弃。几次活动下来，女性朋友又增加了。

除了这些，我还有两次勇敢搭讪，然后得知一个已婚，一个非异性恋。

如果不是因为工作，我应该会更努力地寻找目标。不过仔细想想，我的努力更像是无头苍蝇乱撞。曾有热心的朋友问我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

很难向他们坦白，填写社交软件理想型那一栏时，我总憋不够20个字。比如描摹喜欢什么样的人，好像我更知道讨厌什么样的人。刷多了虚拟世界里的俊男靓女，真能和我吃饭、看电影的人该是什么样？似乎什么样都行，又什么样都不行。

那我为何还这么努力？作为一个来自河南的做题家，我前17年的人生都被教育，谈恋爱是一种绝对禁忌。进入大学后，世界突然颠倒，谈恋爱是一种绝对禁忌。单身成了一种身份证明，让我融入社会的大多数，不会因为没谈过恋爱承受周围的偏见和怜悯。同时谈恋爱还能无条件占用我的时间，帮我逃避工作带来的焦虑，打破我固若金汤的日常。

看起来我要求不高，但我又很难进入恋爱关系。我心里总有一杆秤，在社交软件上，我那些不到20句的对话，大部分夭折于“没人想在一段沉默后成为第一个开口的人”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对方向隔很久还能想起我，主动发起话题，我再投入感情才不算亏。

我妈批评说我是希望有人爱，但又不想主动爱对方。我妈24岁才和我爸恋爱，是初恋。那时候的人情感上普遍成熟，但有足够的耐心和耐心了解一个人。他们没有社交软件，但是花大把时间参加舞会和老乡聚会，男女生宿舍组成联谊寝室，互相帮忙，还去了找同学玩从开封跑到洛阳。

技术造福了我这代人，见面的成本降到历史最低，但我却觉得地铁超过5站路都算漫长，甘愿躺在床上看剧、刷社交软件，物理距离在2公里内的男嘉宾可以约见面。

美剧《摩登爱情》第3集，安妮·海瑟薇饰演的女主角在清晨的超市里找对象，我其实也考虑过。去超市买菜的人至少热爱生活，和我距离也近，但因怕被当成跟踪狂，我没敢试过。有时在超市看到年轻男性，我心里只是觉得悲凉。同一个小区，我楼上或楼下可能就有适龄单身男青年，我却没机会认识他们。

不出门，生活已经够累人了，谈恋爱如果不是雪中送炭，而是凭空添堵，那我宁可不要。于是我一边最佳生育年龄和一线城市房价搞得焦虑不堪，觉得应该找个年轻人，一边又不想放弃自由的单身生活，没见几个人就耗光了心理能量，只想躺平。

没找到一同闯天涯的人，却找到了同在天涯沦落的人。豆瓣“母单互助小组”是我的精神自留地。母单，即母胎单身，即从出生开始就没谈过恋爱的人。4万个组员在小组里抱团取暖，有人在小组里许愿、立帖打卡，努力相亲脱单。也有人不愿急躁，记录下一个人的快乐时光。

有时大家也会讨论，如何脱单，最终自嗨。在这里问这个问题等同在机场等船。春节期间，小组里和相亲有关的求助帖多了起来，关于怎么聊天、怎么判断对方是否对自己有意思、一群臭皮匠，还是能顶一个诸葛亮。

组员们曾试图归纳出大家一直单身的原因，有人反思，觉得自己是宅、懒、圈子小、没有爱人的能力。有位网友的帖子赢得了广泛赞同。他说，心动对自己的精神是一种冲击，开始是精神异常活跃，之后又异常萎靡。他对这种状态感到恐惧、焦虑，内心的平静和心灵的平和被彻底破坏掉。

除了精神受折磨，进入亲密关系意味着承担幻想被打破的风险。我身边的母单朋友，大多对于亲密关系有种理想化倾向。有的过分谨慎，想谈一场能结婚的恋爱，更有的是热脸贴冷屁股，喜欢想象中的人，相比和对方面对面，更喜欢脑海里完美的他。

虽然我们面对精神困境总心灰意冷，但母单互助小组里已毕业的优秀组员，总能让我心底一暖，每个人都是经历了痛苦、忐忑、挣扎、摇摆后才摘掉了母单的标签，结局也并非都是完美。有人直到答应对方那一刻，心里还有疑虑，感觉太快了，我们只是表现得很喜欢对方。有人相处后发现不合适，不到一个月就闪分。

但我敬佩他们的勇敢，他们敢于表达对爱情的渴望，敢于抛开顾虑放手一搏。我们太珍视自己的心，却让它错过了成长必经的风雨。

脱单的组员很喜欢用“门铃响了”这个意象，源自余华书里段落：“我在情感上的愚钝就像是门窗紧闭的屋子，虽然爱情的脚步在屋前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我也听到了，可是我觉得那是踏过的脚步，那是走向别人的脚步。直到有一天，那个脚步停留在这里，然后门铃响了。”

写完此文，本来已经宣告放弃努力的我，定下了我的新年小目标：见他50个男嘉宾！

李 强 文并摄

故乡的冬天，照旧是枯萎的草木色，雪一直没下，天气却很寒冷，从有暖气的地方归来，多少有些不适应。老家有一句俗语讲得很好，冷的是闲人，于是只好忙不迭地四处转转，也终于有闲心认真看看这个豫南的小村庄。

村子似乎翻新了，有新修的水泥路、新装的大喇叭、新装的路灯杆、新修的铁皮屋，连三年未见的孩童也不再是记忆里的样子，差点没认出来，有的家里新娶了媳妇，有的农户添了新丁，村子里少了一位五保老人，这令我多少有些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感觉。这3年，改变了很多事情。

起初，终于能返乡过年的欢喜压倒一切，我对这个春节充满期待，期待赶一个热闹的年集，期待一家人踏踏实实吃个年夜饭，期待在除夕之夜放烟花，期待自由地走亲访友。但这个春节并非完全如我期待的那样。

一如往年，正月初二上午，我们一行人去我姨娘家拜年。她是个个子不高但高寿的童养媳，奶奶的姊妹。出生时，中国尚处于战乱年代，她说她见过日军的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。如今，她92岁了，满头银发垂于耳畔，是我身旁老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。不过，她身体还算硬朗，没什么基础性疾病。在岁末年初的这场新冠感染潮中，她中了招，只是在附近诊所里开了些治疗感冒发热的药吃，就挺了过来。

从前上学时，我有时间便喜欢去看望她，每次去，她总会攥着我的手，给我讲过往的故事，我也爱向她家族往事。工作之后，这3年我从未在故乡过一个完整的年，每年甚至很少有回会

家。当时隔3年，我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依旧攥着我的手，却没能认出来我是谁。

一种不知该如何言说的酸楚涌上心头。而同行的长辈过去两年春节时还曾来过，她都还记得。关于故乡，我的很多记忆还停留在过去，但故乡的人和事已不是过去的样子。

我和小姨坐在她的床沿上，不知道该跟她聊些什么，仿佛她在我这里也成了陌生人。我并未因姨妈忘记我而感到失落，但那一瞬间，我明白这是时间本身，时间在融化她关于我的记忆。那一瞬间我也终于晓得，这几年我到底失去了什么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她还能端着竹篮去街上赶集，那时，轮椅和自制的坐便器都摆在床边。她已经很久没走出她的那间小屋。冬天，屋子里就生一盆炭火，她坐在火盆旁取暖，一日三餐由儿子或儿媳做好端来，放在方板凳上，她一个人拿勺子舀着吃。平日没事什么人来看望她，她也没能力独自出门，没办法像前些年那样，搬个板凳坐在门口，看着国道上去奔地而过的车和来来往往的人。

尽管已认不出我是谁，但对藏在记忆深处的许多事，她还记得。那天，我们坐在火盆边，静静地听她讲过去当童养媳的日子，讲她的兄弟幼年时被一碗豌豆撑死，讲日军的飞机如何轰炸老街，她们又如何躲避，讲自己老了出不了门，就盼着过年时小辈们前来探望。

也是初二那天，我发现自己从83岁的干奶奶记忆里一并消失了，她甚至已经忘了每日照顾自己的儿子、儿媳是谁。当我走进她的小屋时，她那双细得剩黄豆般大小的眼睛完全是在打量一个陌生人，父亲问她，记不记得我是谁时，她只望着我摇了摇头，却记得我父亲。老么，她说。

返乡之前，我以为村小至少还保存着幼儿园，事实上村小成了中药材收购点，教室空荡荡的，校园里只剩一面红旗还在迎风飘扬；我以为过去几年里村医依旧在为村民开药治病，事实上村医的诊所大门紧闭，他早就离乡外出挣钱去了；我原以为干奶与干爷还一同住在村子里，事实上二人在两个儿子家分开过年，干爷坐上了轮椅，干奶开始失去记忆。

时间从未停止流动，故乡不依我们的意志，自然而然地发展着，这次返乡多少有些“故乡不仁，以我为刍狗”之感。当我在时间与空间上越来越少地与故乡产生交集，哪怕只是短短几年，也足以让故乡把我毫不留情地遗忘。

如果过去几年每年春节都能去探望他们一次，他们也许能慢慢把我忘记。

过去，回家过年的念头一直在期望与失望之间游走，真正回到故乡才发现，延续过去的记忆，已是不可能。故乡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事，和我错过的那些人在时光里的成长与衰老，不得不在重逢的那一刻间接受，消化它们却需要很长的时间。

于我而言，春节回家过年时很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去探望老人，看看他们的近况，消解互相之间的想念。我小的时候，便没去爷爷、奶奶、姥姥，记忆里并没有他们的模样，所以与我亲近的老人并不多。这些年前去探望最多的是如今已83岁的姥爷，只要有机会回家，定会去看看他，听他讲讲当年烧窑做缸的往事，谈谈对收音机里听来的时事的己见。

原本，正月初二那天我应当去给他和舅舅们拜年，但姥爷一直没感染，母亲与小姨商量后决定，不去拜年。小姨家有老人刚刚感染新冠病毒出现症状，担心前去拜年会带去病毒。从去年12月初，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，老家很快就迎来了感染高峰，感染潮一点点逼近村庄，我一度很担心姥爷是

否能够挺过去，并叮嘱母亲不要去看望姥爷。

很庆幸，他躲过了第一波感染潮，身边亲近的老人即便是感染，也都平稳度过，但也有我不认识的老人离去。

还有不少尚未感染的老人在担心中度过这个春节。发小的爷爷担心感染病毒，不敢出门，白天焦虑，夜晚失眠，最后高血压犯了，住进了医院。母亲还在纠结，没法去看姥爷，要不要给他买个手机，方便他有事时能及时联系，但又担心已经连收音机都不愿意再打开的他不会使用。

其实腊月二十九上午我去匆匆看了姥爷一眼，但未敢在他那里逗留。母亲将煮好的豆包、菜包、炒熟的花生等年货装进袋子，我骑车给姥爷送了过去。将年货放在姥爷屋门口时，他正在屋里吃早饭，我没敢进门，也没敢多待，只是站在门口，隔着三四米的距离简单说了两句，很快就离开了。好在记性尚佳，还没忘记我是谁。

年纪愈大，姥爷的身体也愈差，上一次来看他时，他已觉得两条腿比前些年更没力气了，饭量也渐小。他爱面子，生活讲究，脾气倔，总觉得人老了到哪里总会遭人嫌弃，就越发不爱出门。或许这种不愿出门，帮他渡过一劫。

遗憾的是，当我终于能回故乡过年时，却没能坐下来陪他回忆往事，攀谈古今。他一天老去，时间留给我们去看望他的日子本就不多了。我也不敢确定，在下次春节返乡时，他能否像往常一样，还记得我是谁。

老轮胎店的新生意，春节爆发了



1月27日，洛阳洛邑古城景区内，身穿汉服排队等待拍照的年轻人。

尽管有所准备，但涌来的人潮还是大大出乎从业者的预料。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的陶艺家、设计师郭家启告诉记者，今年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达到了5年来最高的新高，推出的非遗传承产品三彩陶画的销售量甚至翻倍。

今年人流量太大了，我们还没完全做好准备，人就都来了。一位年轻的旅游行业从业者全零售告诉我。她的家人在洛邑古城附近经营着一家汉服体验馆，由于是从轮胎店中的一间房改造而来，春节期间被误传为轮胎店连夜改成汉服店，门口模特的衣服都被扒光，登上了短视频软件的本地热搜。

四五十元就能租一套汉服，还附赠化妆、造型、头饰，在古城的春光或夜景中拍上一组古风的照片、视频，这种旅游方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首选，不乏带着三脚架、反光板的专业摄影师跟拍。还有博主教你如何复刻热门视频，批量制作同款，以填充朋友圈和短视频软件。在沟通中，全璞了解到，很多顾客都是喜欢汉服的年轻人，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受了河南卫视近几年传统文化节目的影响。

这段时间，全璞一直连轴转。汉服馆每天早上10点开门，几分钟就坐满了人，7名化妆师刷子上下翻飞。总有游客向她抱怨，来晚了就挑不到好看的衣服。12点左右，店里的四五百套服装就能全部出租出去，连春夏秋冬的薄款都不剩。收回来的汉服稍加整理，很快就又被人选走。一直到晚上11点景区熄灯，还有游客恋恋不舍地把衣服还回来。

尽管此前她已经抓紧订购了一批服装，受限于过

年期间的物流，还是很难满足游客旺盛的需求。古城附近的汉服馆肉眼可见地多了起来，有的单开门，以为进了火锅店、湘菜馆甚至足浴店，进门后才能看到成排的汉服和一个个梳妆台。化妆师也成了市面上抢手人物。他们有的刚从学校毕业，也有来自影视行业，过年期间，不少专业的婚庆化妆师也愿意来做个兼职。

实际上，全璞家的汉服店并非连夜改头换面。作为汽配行业的从业者，家人在这里经营轮胎生意已经20多年。随着景区的发展，交通渐渐拥堵，这里的汽配生意走了下坡路。去年10月，她和妹妹建议家人开了这家汉服馆，两人一件一件挑选服装，把店开了起来。政策调整后店里的遭遇让她有着很深的感受。

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，店里的生意曾经迎来了一个小高峰，由于客流量大，防疫部门以部分人没有扫码码、防疫措施不达标为由，让他们停业整顿。恢复营业没多久，又遭遇了管控和疫情的冲击，直到年底市场都非常冷淡。

不过，近期游客的爆火给了全璞信心，家人打算继续投入资金，把店面翻新扩大，再添置一些新品服装。她希望未来增加一些摄影师跟拍的服务，走更精品化的路线。4月的洛阳牡丹文化节和五一假期期间服务更多游客，也有从业者表示谨慎地乐观，这次春节客流是爆发式的，以后逐步会回归理性，旅游市场后面的变化肯定还是跟大家手里有多少钱有关。

游客的到来不可避免地给本地居民带来一些麻烦，交通拥堵、停车占用非机动车道等，但大家好像并不在意，还在社交媒体留言热情欢迎，倒增添了不少热闹的氛围。这几年总有人感叹，春节假期过得慢了一点不像春节，高速没堵，景区没人，打麻将都凑不齐人。好在今年，我回到家乡团聚，你也来到这里旅行，我们都有一个欢乐的春节。

刘 言 文并摄

洛阳的朋友先不要出门啊，把这个时间段让出来，我们尽量给外地朋友腾点地方。这句社交媒体上调侃式的热门评论，成了我的家乡洛阳今年春节的真实写照。

参观龙门石窟景区的游客多得像饺子一样，每级台阶都得慢慢挪；在热门景区洛邑古城，很多人还没跟着拥挤的人流挪到景区正门，就被劝返；古城里穿汉服打拍照的年轻人，根本挤不上标志性的石桥，想拍照只能到偏僻角落；以往冬季是淡季的老君山从大年初二开始几乎天天限流，很难买到票；多个博物馆的门票提前3天就预约满；一些景区厕所太少，需要排队等待近半个小时。

类似的窘况出现在全国各地。自驾前往海南的游客在徐闻港遭遇了等待过海车辆的大堵车，3个小时挪了300米；网红城市长沙的热门商圈，吃饭遭遇前方还有4538桌，请耐心等待，被调侃为“吃不上饭的城市”；黄山风景区也吸引了众多人流量，大年初三遭遇大雪，不少人在山上堵了7个小时，冷、饿、累，还没法上厕所，让游客自嘲“这哪是报复性旅游消费，这是去报复自己去了”。

很多人这样度过了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、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第一个春节。3年里，

新春吹哨

恋战

冲锋